

财政司司长《财政预算案》记者会答问全文（三）（附短片）

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

记者：有三条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179段你提到卖地收入的估算，其实你接下来采用的方法和以往不同了。想问这个是否因应觉得过去这么多年都经常出现一个「估错数」的情况，所以要做一个调整去确保估算会比较准确？第二个问题其实想问税务政策，刚才你都说接下来要忙着做这件事，没有时间见工，想问其实是否意味着可以在本届政府剩余任期内完成到所谓税务政策的一个可能是检讨？你会否有一个方向，譬如会不会可能有一个新税种或在税基上如何扩阔？会否已经有一个方向？第三，就是你没有注资「未来基金」，因为见到你有一个610亿你所谓比较长远的投资，这个其实是否因应已经投放了这610亿进去，所以你其实不打算注资「未来基金」？谢谢。

财政司司长：谢谢。卖地收入是这样的，未来这一年，我要求地政署和发展局就着他们未来这年的卖地计划，大家知道未来这年的土地供应目标是18,000,18,000里有多少是铁路项目，多少是政府卖地，它要有一个预算，基本上接下来的四季大致卖地每季如何卖，都要有一个谱模拿出来。商业用地是如何，然后当然亦要有一些假设，就是私人重建发展大约是什么情况，是这样推算出来的。这样推算出来，我们不敢说这个数一定准，为什么？因为影响我们卖地收入，除了说你卖些什么之外，就是到时的市场气氛如何。大家记得去年二月我们卖大埔细山路（应为山塘路），如果我没有记错，大埔有一块地，那时候大家哗然为什么卖得那么便宜。那时候有一些楼，那时候大家记得那三个月楼市很淡静，私人住宅楼宇单位成交量很低，甚至当时有人叫我们「减辣」，是吗？不到半年，整个市一转势，上升得十分厉害。所以市场因素大家都很难估计，我们只可以凭今日的情况做一个我们认为客观信服的评估，但是没有水晶球。至于接着的四年，一八／一九去到二零二一／二二，你见到我们调整了预测假设。以往来说是用过去三十年卖地收入和GDP的比例，那个是百分之二点八来推算，我们现在用过去十年，变成百分之三点三，即是多了零点五个百分点来估算。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就是你看看过去这几年，我们按土地供应目标由不达标到超标、达到标。而土地供应，我们看，由于我们土地房屋的需求未来十年仍然是这么大，在可见的这五年，都是说40多万个单位的时候，私营土地供应是有一个相当的需求存在，因此觉得用最近这十年的平均数，可能这个更新会比较贴近现在的情况，所以做了这个调整。

税务政策组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不可能完成整个税制的检讨，这个不现实。但是我的短期目标是希望就着大家都听到坊间有很多税务宽减的建

议，尤其是针对，举例来说，科研开支给多一些扣税，我们短期里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些与产业及促进产业有关的建议、这些措施我们先做。大家会见到，如果容许我举个例的话，飞机租赁，我们不是会准备有条法例去立法会的吗，修改一条条例，容许在香港成立公司做飞机租赁的公司享有税务优惠，为什么要这样做？会否有损失？你看到我们的思路，因为不推行这个税务优惠，我们去争取其他公司来香港开飞机租赁公司，做境外的飞机租赁业务，我们目前来说是没有的，不足够和别人竞争。这些公司多数在爱尔兰，因为那儿的税务优惠，我们现在在这里提出税务优惠的修例，如果得到立法会支持，我们就有竞争力。换句话说，这个就是由原本没有的收入变成一个有的收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在未来而言，在税务政策组里，这个会是我们短期内的优先序。至于税基方面，会下一步再看。

记者：我先问陈家强局长，今次你第一次和新司长合作，你觉得他那份成绩做得好不好？另外，还想问你早前和前财爷曾俊华合作多次，你觉得新司长和曾俊华两者之间的理财或他们的做事方式会否有很大不同？可否说说你的感受？另外，想问司长，刚才你也讲到税务政策，其实你也有提到希望税务政策可以帮助到一些产业或帮香港增加竞争力。其实我们可否理解为其实未来税制会朝向减税方向发展？另外，或掉转来问，就是如果在未来五年你估计财政，保守地估计都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但如果你现在去研究扩阔税基的话，其实你觉得社会是否可以接受？或会否欢迎？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他先问我所以我先答，否则以为我「走数」。当然财政司司长的《财政预算案》和之前的《预算案》，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不过我可以肯定说一句，在这段时间，其实刚才我亦用英文说过，《财政预算案》的工作当然是一个团体工作，但财政司司长的个人决定、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我可以说在这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与 Paul 合作得相当愉快。而刚才我也用英文说过，以一个新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是 fresh eyes。最后来说，我觉得这次的 Budget，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一个 thoughtful，非常深思熟虑分析香港的经济及财务的情况，我相信 product 本身，你自己可以去 judge。

财政司司长：至于成立税务政策组是否就是朝着减税的方向？不可以这样看的。刚才我用飞机租赁做例子，好像我们宽免了人家的税，但其实我是这样抢了他的生意回来。早前，(陈)家强引入一些基金的免税，其实亦是抢这些生意回来。所以我们是由「无」去争取到「有」，对于我们的收入是有所增加，亦创造一些就业机会。所以提供税务优惠的同时，我们要看香港得到些什么，对我们的税收或对我们的就业有什么裨益我们才做，不会贸贸然地减税。

正如有些人说，香港的税制现时利得税税率是百分之十六（应为百分之十六点五），现时环球你环顾很多地方减税，欧洲方面，闻说匈牙利减税利得税减至百分之十，比我们还要低。有些政党建议我们，我们的利得税的税率是否要降低？我们是否这样现在便竞争力不足？这个不可以轻率的，始终利得税是我们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与人家竞争时，税务是其中一个考虑，这个并不是唯一的考虑，有时亦未必是最大的考虑。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的对手是谁，我们与人家争些什么。很多人把我们与新加坡比，一个跨国公司究竟落脚在新加坡，抑或落脚在香港，当然税务是一个考虑，但从税务上我们今日与新加坡比，一般的企业，我们并不见得有些什么输蚀。我们的税率，利得税是百分之十六（应为百分之十六点五），我们没有GST，我们没有关税，对吗？而对于一个外国企业要选择落脚点时，假设，这间公司想做内地的生意或做北亚洲的生意，它应该拣我们的。乘飞机前往都方便些，是吗？即日来回去北京开会也可以。在新加坡飞去有多远？但如果它不是这样，它将来的生意目标是印度、泰国，是假设，是南亚，可能新加坡会比我们「着数」，至少它近些、方便些。这个只是其中一些考虑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面对不同意见、好建议，我相信大家都是为香港好，但我们同时亦要冷静、看清楚，究竟那些是有道理、那些是未必一定那么有道理。

记者：司长，你好。还是想跟进那个税制问题，因为一些比较热门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已经说了一个累进的，即是可能分两级的利得税，便不影响一些本身十六那个税率，但可以帮到中小企。这个是否税务政策组其中的一个优先（处理）的地方？另外就有政党觉得GST一定不可以推，这个在你的政策组 priority 上又会如何安排？第二，是见到基建开支在未来数年都是过千亿的，甚至在一七／一八年占政府总开支达百分之十八。想问政府如何控制成本，会否成为政府长远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让人觉得政府只顾发展，而忽略了民生方面、基层方面的开支？谢谢。

财政司司长：多谢。个别参选人的税务建议，我不在此评论了。当然我们有税务政策组的时候，届时有这些具体工作要做，我们会有专职的同事做。我觉得，当然正如我刚在所说，以我们今日的财政储备和财力，我们是可以更加积极有为，但是同时间我们亦要这些钱要用得其所。以刚才你所讲的例子为例，那个减免所牵涉的金额，是退给中小企好，还是用来作其他用途好，这个本身都是一个讨论来的，这方面请恕我不多讲，不多评论。至于刚才你提到GST，我亦提到扩阔税基不是我们税务政策组短期内的一个目标。

基建开支的成本控制，多谢你提出。我们很关注，亦正如大家所知，在上一年《财政预算案》和《施政报告》内，在发展局内成立了基建成本控制的一个办公室。他们有一 team 同事在内，亦在之前发展局局长都有跟大家汇报过，通过网志，审视了一批项目，都节省了有百多亿。这个工作我们不会放松。基本上现在在政府内部的运作，有建议上来，要做什么基建工程项目，当它要列入一个队，作为一个认真考虑之前，它的成本估算，这个办公室是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者，会检视后，它也要「画押」，才可以以上来。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个公共工程成本控制，希望这些钱花得来物有所值，不会浪费了大家的血汗钱。

记者：想问有没有医疗券年龄下调后额外拨款的数字？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库务）：在一七／一八年度，预计当长者医疗券的合资格年龄由 70 岁降至 65 岁后，我们每年会有多 0.71 billion，即 7 亿 1,000 万元的开支。之后，每年也会有所递增，因为随着更多人跌入 65 岁至 70 岁的阶梯内。

记者：你好，想问《预算案》中有提及推动上市平台发展，便可以增加我们香港的竞争力，但是新股上市的 Case 一直都很多被叫停，好像今早骏杰（08188）这份股份，便是上市后首日被叫停，是开埠以来的第一次。其实企业上市越来越难，是不是和《预算案》所说的相反，以现在的情况来说？谢谢。

财政司司长：很多谢你。我们很珍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是人家对你的信心，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港交所上市的公司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同时间我们都很着重质素，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可以放宽在质素方面的要求，所以在预算案中你看到我们有指出创业板之前出现的情况我们的关注。我们同时间亦请港交所和证监会研究怎样去发展好我们这个平台，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日后会跟进。

（请同时参阅答问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